

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於民間風教之浸濡

——香港處士翁仕朝生平志行

王爾敏、吳倫霓霞

- 一、緒論
- 二、鄉里儒士立身行事本分
- 三、世俗風教之承擔
- 四、民間廣泛需求之因應
- 五、結論

一、緒論

大凡談論儒學問題者，或鑽探典籍，或申解義理，俱以古今聖賢先師為對象，以歷代經傳經解為資材；向於先聖先賢多所留心，以為探本溯源，固當如是。其實自漢代以來，以儒術立教，儒學已為一切政治社會制度規範之根本依據。天下知書之人，俱以孔孟之書入手，無不自視為儒士，原無論其學問高下，在朝在野，即窮鄉僻壤，邊鄙之地，無不如此。此即所謂教化普及之實在景況。質言之，除博學鴻儒之外，尚有廣大多數各形各色之村鎮鄉里儒生，終生抱器守道，踐履儒家教義禮法，謹持勿失，而於民俗風教時時導化，並具有深遠影響。

明清專制帝王，開放仕途，吸納人才，懸科舉為取士門徑，頒儒經為考試科目。誘導於利祿，引步於聖賢，使人人深信知書勸學，熟讀經傳，足以治國平天下，抑且功名富貴，又一舉並得。由是才無論大小，學不分深淺，但凡知書必以儒者自居，遍於天下，直迄近代，原不足怪。

專制帝王開科舉以引誘知書士人，於是居於鄉者，日日整備精勤，寢寐於縣府之科考，志士才人遂入於府縣之叢中。及其既列庠序，又日日整備精勤，寢寐於省城之鄉試，學識精強者遂入於督撫監司之叢中。及其既達舉業，又日日整備精勤，

寤寐於京華之會試；博雅碩學者，遂入於帝王之彀中。及其既成進士，或選入翰院，或外放州縣，已是朝廷服役食祿之官吏，代君皇治理下民，北面事主，爲忠君之臣僕。惟命是從，夙興夜寐，整備精勤於吏事，以待由下官薦至卿貳，作皇帝左右手，而統馭萬民。所謂功名富貴者，至此達於極峰。

惟天下眾多知書之士，得意仕途者總是少數。其未能科場順利節節前進者，則退處鄉里，仍爲一分讀書種子。富有者不愁衣食，姑不具備，貧寒者則家居自謀生活，一般而論，儒生多不從事農圃，儒生失意或避世退出仕宦，多以游藝書畫，爲最理想之本分生業。凡有才學，具高遠志節者，往往藉此維持生活兼保品詣，其次則習岐黃，以醫道濟世，號稱儒醫，爲世所重。兩者均具搢紳品望，地位聲名，爲世尊仰。係在仕途之外，儒生入世的理想事業。再次者則絕大多數從事傳授生徒，以塾師課蒙爲謀食之途。儒生不能進身政壇，治國平天下，退爲塾師，雖不免貧苦，仍可守其堅卓志行，不辱令譽。此固然是儒生末路，實亦別具重大意義。

近數年來承劉廣京教授，墨子刻教授 (Thomas A. Metzger) 先後提示中國倫理道學世俗化的問題，引致我等諸多深思，以爲值得探討，承此啟發，而思考及於若干重大關節，欲作一番辨析澄清，以就教於時賢。

中國過去二千餘年專制政治，除兩漢注重鄉官之外，大多放任民間自生自滅。下民必須自養自保，尤其地方秩序，並非由政府出力維持，而是靠禮制教化約束平民。此種禮教規範之輸送推廣，深入民間，漢代是靠鄉官的三老五更，後代則多由退隱仕宦，以及村里老儒自然承擔。即退隱仕宦，亦多由儒生出身，是以民間風教社會秩序之維繫，實際俱由儒士承擔。

自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，儒學已具國教地位，但凡知書，無不以儒自居。深入民間之儒生，雖非高才博學，實則兼具儒學全面通識，並以傳經爲職志。對於羣經諸史，雖無所發明，難有著述傳世，不免與草木同朽。然其深熟經典文字意義，堅守禮法條目儀節，傳授童蒙，薰陶族親，涵泳鄉民。其範鑄風教，影響世人，不下於大聖大賢。今願就儒學末流下層，作一研考，以見儒學深入民間之種種形式方法以及變化。而此類儒生之立身行事，志趣風格，尤當注意。

我等處理此種問題，所需資料乃最常見，但無人看重亦最易流失之文獻。一則太過普通，二則太過鄙俚，三則太過俗氣，四則多敲門磚一覽速成之急就章，五則多爲怪力亂神，荒誕不經之典說，中外大圖書館不會欣賞收存。而自民國以來，歷經種種文化運動革命，又經軍閥分裂、日寇侵略之水火兵刦，此類本非文化精粹之

遺產，昔時汗牛充棟，無往不在，中國各地易見之物，於今早已灰飛煙滅，蕩然無存。而今幸在英國殖民地香港彈丸之區，為天地間尚保留億萬分之一鱗半爪，採輯連綴，足以提具一項研考。尚望學界前賢，勿笑我輩之不厭庸俗。

本文撰著，所據資料並不稀奇，但決不尋常。此言似乎矛盾，在此願進一說。我等所採輯資料雖不純一，實以香港新界大埔海下村翁仕朝（一八七四——一九四四）生平及其家人之收藏文獻為主。^①輔以新界上水廖氏世系譜鈔本，外加一些幼學識字常課小書、八股小題之類。然從翁氏文獻，當可考見邊鄙下層村里儒生之志行與表現，頗具參考價值。甚望引起學界注意。

二、鄉里儒士立身行事本分

(一)道藝之傳習、儒行之履踐

身為知書之士，即以儒徒自居，六藝未必全然擅習，但必熟讀羣經諸史。大抵以十三經為範圍，由唐、宋以來形成通行習慣。惟明清兩代則分別重視四書五經。即詩、書、易、禮記、春秋（左傳）為主。論語、孟子、中庸、大學。知書之士，起碼須曾記誦熟習四書五經。此為儒生最初級一層所具備之知識。入蒙一兩月即必須誦習四書五經。聰慧者三五年即可讀完。一面開講四書，研析章句。一面更習諸史，增廣見識。而以王鳳洲鋼鑑為入手。

至於啟蒙識字，能知書算者，工賈稗販，均須粗備。但凡兩三月學程，誦習三字經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、四言雜志、幼學詩等，已足應用。故蒙課知識，雖甚重要，宗旨只在工商應用之識字，不讀四書五經，即不得視為儒士。蒙課之外，為儒士預備較深入之幼學課，尚有孝經、龍文鞭影、鑑略妥註、幼學故事瓊林、弟子規、弟子訓、朱子治家格言等。^②

四書五經基礎之外，詩文為儒生必兼之業，與經史同時，必須從師學習者，則有古文觀止、古文釋義、文選、文心雕龍（前二種為最普遍），以及千家詩、古唐

^① 翁仕朝家藏圖書文牘之收藏，已於1980年11月24日由其後嗣全部捐贈香港新界，沙田中央圖書館。俱經審慎整理，編目上架，便於參閱使用。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印翁氏資料六十巨冊，但不及原件收藏之完備。

^② 傳統童蒙課本，中國塾師廣相沿用，同者甚多。不外三字經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、四言雜志，另習珠算，則期月可成。為入工商做學徒，珠算必不可少。其遞進而為深入基礎者，再增其他各種幼課，不出三月，並足可修完。今諸書多已淘汰不存，幸翁仕朝曾為家塾蒙師，並教子弟，故此類課本，保存不少。約計三字經、四字書、五字書、千字文、百家姓、增廣昔賢文、孝經讀本、孝經旁訓、婦孺論說入門、幼學詩、神童詩、女訓、天福篇、勸孝文、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、幼學古人典記、五經集字、幼學故事瓊林各類不同版本甚多，不下三十餘種。於今各地稀見，頗為珍貴。惟缺四言雜志、弟子規、龍文鞭影、鑑略妥註等書。

詩合解、唐詩三百首等。此類詩文選集，原極普通，俱在幼少記誦之列。必須熟習，用爲草撰應世文牘基礎。^③凡此，儒士基本知能的取得，俱在啟蒙後三五年內完成。蓋儒生工詩能文，是其本分。師儒須以精選之作，早予灌輸。大抵普通儒士必讀之九經史鑑，古文詩詞，多在幼少年十二、三歲時已閱誦完畢。循科考一途，聰慧者往往早達，十四、五歲即能中舉成進士。^④

儒生行徑之一定規矩習慣，亦自童蒙起開始培養。無論曲阜孔府以至各地方府縣學宮，每年逢大成至聖先師（孔子）誕辰，均有祭孔大典。春秋兩次丁祭，亦至爲隆重。清帝自康熙提倡，臨雍大典，必親自行禮跪拜。雍正帝尤其加重祀孔禮，不惟親行三跪九叩大禮，其獻帛、進酒，均跪而敬上。皇帝臨雍，不許稱幸學，改稱詣學。孔丘之名，必須避諱。書字須缺筆，音諱，孔丘讀爲孔某。由上提倡，國人尤重視其事。^⑤學童演習祀禮，自蒙學卽須每月演禮二次，年長者行禮，幼少者從習其後。但凡入塾受業，卽必慣熟三跪九叩之禮。進之於府、州、縣以至省都監司大員，文武百官，逢春秋丁祭，均須親臨學宮行禮。^⑥此一行動，實表現儒學教化全國上下之齊一信持與踐。其培訓施教，實自入塾啟蒙開始。^⑦是以儒生本分

③ 文風鼎盛之地，初學士子須讀之文選，詩選門類甚多。而偏僻村里，則不過古文釋義、古文觀止、千家詩、唐詩三百首數種即已視爲高文典冊。翁氏文獻收藏，則僅有古文釋義、千家詩、唐詩合選數種而已。

④ 平步青，霞外攜屑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印），卷1，頁81。舉明代科甲，李東陽十六歲中舉，十七歲登進士；楊一清十七歲登進士；楊廷和十二歲中舉，十九歲登進士；蔣冕十歲爲解元；戴大賓十三歲中進士；林文聿十二歲中舉登進士。

又、李肖聃，星廬筆記（嶽麓書社，1983年印），頁1。記湘鄉曾廣鈞年十六歲入翰林。

又、朱德裳，三十年聞見錄（嶽麓書社，1985年印），頁140，記張之洞十五歲中解元。

又、中國昔日幼少誦習五經史鑑，打下初級讀書基礎，一般俱在十二三歲完成，中文運用能力之培育，亦在此時打定基礎。孫中山自述云：「幼讀儒書，十二歲畢經業。」載國父全集，冊2，頁2。

⑤ 陸以湉，冷廬雜識（中華書局，1984年印），卷1，頁1：雍正2年2月，奉上諭：「帝王臨雍大典，所以尊師重道，爲教化之本。朕覽史冊所載，多稱『幸學』，近日奏章儀注，相沿未改。此臣下尊君之詞，朕心有所未安。今釋菜伊邇，朕將親詣行禮。以後奏章記注稱『幸』非宜，應改爲『詣』字。」3年12月，上以先師孔子聖諱，理應迴避，令九卿會議具奏。奏稱：「凡係姓氏，俱加『𠂔』爲『邱』字；凡係地名，皆更易他名：至於書寫常用之際，則從古體『𠂔』字。」奉上諭：「今文出於古文，若改用『𠂔』字，是仍未嘗迴避也。此字本有韻音，查毛詩及古文，作期音者甚多。嗣後除四書、五經外，凡遇此字，並加『𠂔』爲『邱』，地名亦不必改易，但加『𠂔』旁，讀作期音，庶乎允協，足副朕尊崇先師至聖之意。」四年八月初八日，上親行釋奠禮，太常寺卿呈儀注，獻帛進酒皆不跪。上特跪以將敬，命記檔案，永遠遵行。

又、據岑鍊英：明太祖教育政策博士論文，可知明太祖臨雍祀孔，稱謁而不稱詣，更表示崇敬。

⑥ 毛祥麟，墨餘錄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印），卷1，頁1-2：「丁祭盛儀」，記同治7年上海縣之祀孔大典。

⑦ 翁仕朝文獻，收有翁氏手抄孔門弟子：四配，十哲，七十二賢全部姓名爵位。（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收入第六十冊）足以說明無論如何荒僻偏遠，凡爲知書儒生，必須具備此種常識，而「顏、曾、思、孟」之四配，尤爲學生口頭禪。蓋村塾無論大少，三五幼生，爲其塾師者則必須供大成至聖先師神位。而四配、十哲、七十二賢亦必須仿學宮體制——開寫。因是雖洪秀全，馮雲山做塾師，亦必須一一熟記。今日大學教授能遍知四配、十哲、七十二賢者已不多見。鄙人等只能記到十哲，實在慚愧。

初步之涵化充實，以熟誦五經為一生根基，以明悉禮儀為處世準則。

(二)制舉之培訓，藝文之教導

中國兒童自入塾識文字起，習工商者完成蒙課，足以識字千餘，即輟學他去，習商者，可以多讀至四書、五經，已為難得。大約不出十二、三歲，即必須出外就傳，另有商界傳授，亦為師徒相承，無待贅論。^⑧

至於儒學士子，打下經史詩文基礎，早在幼少，即須習文做詩，尤其是所謂八股制藝與試帖詩。一開始即為科考作準備。在政治上，朝廷開放仕途，延攬人才，但設重重科舉門檻，誘導士子一關一關遞進。不過科舉考試問題，則非本文討論範圍。本文所注意重點，當在於未能入仕之儒生，尤其未能進學（取得功名）之儒生。然此類儒士無論學問及一切科考知識本領，除無一定之學位如舉人秀才者外，並無其他差異。^⑨

儒生初階所學正課，首先是開講四書五經，生徒必須回講，以示充份了解，同時進講綱鑑，以熟知歷代政治得失。惟科考時代士子，即使無志入仕，其在讀書期間，學塾老師亦必教授寫八股文，做試帖詩。塾師傳授八股文，自破題開始。破題不超過兩句，反復練習，便於掌握四書文句題旨。進一步作文，則做起、承、轉、合各段落。初步演練，須至能完成小考為止，也就是考生員（秀才）的程度。考生員命題，習稱小題。商衍鑒曾謂明清兩代科考，行之五百餘年，八股文講解示範之書，遍布全國，層出不窮，可謂汗牛充棟，及清末停廢科舉後，殆至全成廢物。經歷數十年，似已絕蹟於天壤之間，更無人知其究竟。^⑩

⑧ 徐潤，徐愚齋自敍年譜，頁3-4，所記徐氏八歲入塾就讀直至十四歲止，十五歲年初離澳門赴上海就商，前後在學不過七年。

又、夏東元，鄭觀應傳，頁2-4，所記鄭氏十七歲赴上海就商。其在學時期不過十年。

⑨ 本文立意重點，並非科舉問題，一概不加贅述。現有詳備著作如商衍鑒，清代科舉考試述錄（北京，三聯書店，1958年初版，1983年二版），齊如山，中國的科名（臺北，1956年版），王德昭，清代科舉制度研究（香港中文大學，1982年版）等書，足資參考。

⑩ 商衍鑒，清代科舉考試述錄，頁227-228：「文之發端為破題，承題，破題後為超講，即入口氣，起講後排比對偶，接連而八，故曰八股；定於明初，完備於成化，泛蓋於有清。然行之既久，而格有變化，時有盛衰，選集刊刻，指陳家數，自明至清，汗牛充棟之文，不可以數計。但藏書家不重，目錄學不講，圖書館不收，停科舉廢八股後，零落散失，覆瓶燒薪，將來欲求如策論詩賦之尚存留於世間，入於學者之口，恐不可得矣。舊日人之講求八股文者，以其為士子進身之階，一旦獲償所願，即復棄去，謂之者謂等於敲門磚。今日而欲條分縷析，將八股文之篇法、股法、句法、字法、錄句、修詞，種種而詳說之，萬語千言不能發其秘，窮年累月不能究其源，即使明白，亦無所用，固不必虛費搜討之精力，反使觀者迷眩而不解耳。」

又、據爾敏所知先祖王作灝於十五歲考中秀才，一生再無進取。先父王家楨亦於清末為監生。故家中所藏青雲初步，小題八股金丹各類文範，次及試帖詩選集，亦充滿書房櫃，而歷經北伐、抗戰及東北軍過境，無數次軍官眷屬，住於舍下客房，順手墊床、墊枕、燃柴、燭燼不少。余幼年尚能見一些，尤其二寸大小銅版印細字小本，亦不下十數種。1948年自我離家，家中田產充公不論，房屋數百間前後七層院落，也全遭沒收。我父早歿，我母受盡欺侮凌辱，下放郾城，饑寒折磨而死。家中物產搶空，所存此類敲門磚之詩文，亦失散無遺。

八股文久爲世人詬病，明清兩代論者甚多，無待贅述。其所謂蔽錮思想敗壞人才心術者，並不在於熟讀四書五經。而由於此種文章，要求代古人立言，自首至尾，堂皇典麗，無非是杜撰一些工整對仗詞調鏗鏘的假話空話。雖然毫無實際，但講究起來，又有許多禮制規矩因此初入儒門就必須拜師學習。^⑪即使無志科考，在學塾中也一定會學習做八股文做律詩，成爲士子一種必修的作業。

考察翁仕朝乃同治末年出生，歷經同、光、宣三朝，病故於抗日戰爭末期。其個人雖未從事科舉，而八股文試帖詩則早經熟習，並且傳授生徒。今日尚可考見翁氏所存之八股文教法、教材、文範、計有：鄭靜山著：童子問路，鄭靜山著：初學課童全鏡，梁友晟著、染劉編：重訂青雲能與集註釋、小題指南、初、二、三集（各收八股文一百首），李元度選定，李傳敏（元度叔父）鑒定：小題正鵠、初、二、三集。此外又有翁氏選鈔八股文鈔兩種，更難得者尚可見到一些八股文習作及批改評語原件。^⑫惟翁氏所藏試帖詩教材範本較少，僅有聲律啟蒙撮要一種。另有四種律詩抄本，亦俱爲供初學做詩者使用。

翁氏當爲塾師老儒，但可略知其生平未嘗一進考棚。蓋從事科考，尚有其他必備之重要書籍。如聖諭廣訓、五方元音、字學舉隅、藝文類聚、佩文韻府、御批通鑑輯覽。更進一層者則須有十三經注疏、性理大全、周子通書、明儒學案、宋元學案、漢學師承紀之類。若再進一層，雖無仕進之志，但有高深經學修養，而具備一方通儒師範者，則羣經諸子典志史籍，必須全備。至少當須有皇清經解、經籍纂詁、百子全書、九通、二十四史、資治通鑑之類。凡此重要典籍，翁氏全無收藏。正可代表一種未作仕進，不慕高名，最普通的知書儒者，僻鄉村里世守之塾師。在中國廣大圓地方，實爲深入民間，最佔多數之儒生。其所傳授生徒士子，四書、五經、綱鑑、唐宋詩之外，最多止於仕進初級的八股本、試帖詩。足以概括此類儒生全部修養與資格條件。

⑪ 翟碧光，「八股文淺論」，文史學報（香港珠海書院），15期，（1981年刊），頁47-61。

又商衍鑒：清代科舉考試述錄，頁233：八股者，爲起二比（亦曰提比），中二比，後二大比，末二小比（亦曰束比）。但二小比亦有提前用於起比後，或中比後者。比者對也，起、中、後、束各兩比內，凡句之長短，字之繁簡，與夫聲調緩急之間，皆須相對成文，是爲八股之正格。起比以後，出題以一二句或三四句，下接中比。中比以後，過接一二或三四句，下接後比。亦有出題過接連合用之。或僅用於提比後，或僅用於中比後者。束比緊接後比。篇末用一二句收以完篇，有下文者謂之落下，無下文者謂之收結。由破題以至收結，語意必須連串，中間之出題過接皆用散句，乃點醒文義，使之一氣相生，無板滯轉仄遲鈍之嫌，不可重複隔絕，層次不清，是八股謀篇布局之大略也。

⑫ 翁氏家藏文獻所收八股文教本，俱屬「小題」範圍。足以教人應付初級考試。全屬同治、光緒間刊本。當世中外大小圖書館俱不收藏，已成罕見之珍籍。惟翁氏收藏則現存沙田中央圖書館。

儒生的初級程度，得自於塾師者，至做八股本與試帖詩為止。獲得科考小考能力，即可告一段落。此後一旦進學，號稱入庠，無論如何年幼，均可視為自主。做到廩貢生員，則以地方府、州、縣學為歸宿，以學官為師。同時亦自能設館授徒。設令不能進學，或不樂仕進，亦不須長期在塾研讀，亦可視為學業有成。^⑬

(三)新知之探求，世勢之考察

鄉曲僻野儒生，抱道守器，堅志不移，思想信念，甚難改變。然外在環境，時有變遷，往往被誘迫追隨適應，無從避免。中國近代世變飛速，外力衝擊劇烈，帶使中國上下，窮於因應。上自朝廷廟廊，下迄升斗小民，無不承受世變的波動。村里師儒亦難自外其影響。

塾師先生負道學使命，謹學慎行，不免嚴肅自律，循規蹈矩。除儒家經典，辭章詩賦之外，不多再研考其他事物知識。惟為怡情悅性，往往涉獵說部，兼及戲曲。實亦未遠離儒生知識。翁仕朝生平藏書，中國傳統小說名著，多有留存。若三國演義、水滸傳、西遊記、東周列國志、後列國志、劍春秋、隋唐演義、聊齋志異、燕山外史、封神演義、金絲蝴蝶、車龍公子花燈記、劉伯溫錦囊、龍圖包公案，俱同傳統儒生，乃至一般村里塾師，舊有說部，每每必讀，少有例外。但在翁氏現有藏書之中，尚有極冷僻稀見的小說。如順治過江全傳（二十二回）、吉祥花（探古小說五卷）、繪圖李公案奇聞（三十四回，記秉衡一生故事）、繪圖藍公案奇聞（二十四回藍鼎元著）、警富新書（又名梁天來告御狀四十回）、女學生（哀情小說，十二回）、貪觀報（古今第一艷情奇觀，二十回）、增廣嶺南卽事雜撰（十集，嶺南諸名家戲墨）等。其中李秉衡、藍鼎元故事，真是稀見珍本，天壤之間，無人知其概略。此則充分表現，翁氏對其同時代時聞世事，亦必用心搜求，體認考究。^⑭

明清兩代由於科舉制度長期沿承不變，鄉村學塾教材之選擇，教程先後之安排，早成固定格局，儒師施教，豈有歧異。不過二十世紀初始，特別在光緒乙巳（

^⑬ 劉德美，清代地方學官制度，（臺北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1975年稿本）頁14-40。

又、齊如山，中國的科名（臺北，民國45年版），頁3-10。

又、包天笑，鉗影樓回憶錄（香港，大華出版社，1971年印），頁84-90。

^⑭ 本文所列舉之小說，現存香港新界沙田中央圖書館。翁仕朝藏書中之說部，有關清末民初新作自為當時翁氏購置流覽，可推見其對同時代人物世事之注意與搜求。

1905年)廢科舉以後，學制改革廣泛推行。除廣設中小學堂之外，各地並成立私塾改良會以謀續存。當時新界租給英國不久，私塾尚未受到任何影響。翁氏雖居住偏遠淪於外族之地，亦能迅速因應。此後歷年選擇新教材，改變面目甚大。諸如改良三字經、國文教科書、中國歷史教科書、修心教科書，以至民國初期的修身教科書，常識教科書，公民課本，高小歷史。學堂日記故事、現代廣東地理、小學作文捷徑等書。同時因應英港新界教育體制，同時選授香港漢文讀本、商務版英文讀本(*New English Readers*)、以及英語不求人等。由是可知翁氏在其啟蒙教育上的適應時代，反應甚為快速，踐履甚為切實。翁氏的因應轉變，是很難尋找如此具體的清末民初私塾改良之實例。^⑯

村里塾師追求新知，增廣見聞，有效之途當以游訪師友為最快捷。方便之途，當以博覽羣籍為最簡易。縱觀翁氏收藏，實乏重要典籍名著，交游亦不廣闊，識見不免受到拘限。有關世界新知，地理知識，有中國地圖(宣統三年版)、世界形勢一覽圖(宣統三年版)，時勢介紹有康有為：不忍雜誌彙編初輯二輯(民國元、二年刊)。然翁氏對於世界地理頗有濃厚興趣，出於其手編親輯之簡明著作為天下寰球中外交通分五大洲圖，簡明清晰，並系史志。其中有天下人文地理概要，廣東省總論各篇。頗詳備正確。^⑰了解世界，求取新知，自以閱覽世界地志為重要入手，自鴉片戰爭時期，魏源、徐繼畲、梁廷柟、姚瑩等均循此途，當知知書儒生多具共同意趣，翁氏遺留著作，惟此一種最有貢獻。

不過村里塾師既具一方鄉望，又具學識權威，為地方上事事知識來源，塾師實非萬能，若無法查考正詁，往往臆測杜撰，強作解人。茲舉翁仕朝一例，頗具研討趣味。中國通勝曆書，每逢禮拜日(星期日)均大書密字，當天是為密日。翁氏解釋云：「密日：密行止也。聖人云：洗心退藏於密。密者，閉止也。又言：居止眾不勞動為密日。今西人改為禮拜日也。」^⑱此言煞有介事，引經據典，似能自圓其說，實則全屬誤解。密日之密，不過是波斯字音譯禮拜日之名。自唐代已流通中國，與先儒經傳全無關係。^⑲

大體而論，知書儒生個人智能之充實，德慧之修養，雖非大聖大賢，仍多兢兢

^⑯ 有關村塾教育之改良，以翁仕朝為研究個案者，可參閱：Alice N. H. Lui-Ng and Patrick Hasel：“The Village and the Village scholar” 1983, Hong Kong Studies Seminar Paper.

^⑰ 大埔海下村翁氏藏書香港中文大學，聯合書院圖書館。

^⑱ 同前書，冊12，翁著天下人文地理概要。

^⑲ 莊申，「密日考」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，三十一本，臺北，1960年。

業業，力爭上游，尤其眾多之村里師儒，較之宦場競逐之進士、舉人、生貢為名利蒙蔽良知者，更能堅守儒學立場。只是學識無從擴充，眼光狹隘，思想固陋，往往為世所譏，予以三家村村夫子之封號。其實際則多數不甘固陋而力求新知，因應時勢環境而設想適變之途。在翁氏手稿中特記一幅名聯：「風聲雨聲讀書聲聲入耳，國事家事天下事事關心」。足以明其師儒志節。惟其別加說明云：「此聯乾隆王遊江南出，算命先生對」。又不免顯露村夫子陋味。^⑯事實上翁氏關心國事天下事，決不含糊，留有詳細記錄。舉凡近代各國侵佔中國領土，自鴉片戰爭後，每事均有記載。對於光緒二十四年中英訂定香港拓展租界專條，即新界租讓九十九年。詳抄約文及租界四至，並附言界外有英強佔之地。尤其對日抗戰，及世界大戰，逐年逐日均扼要記述各地動態。於民國三十一年廢除不平等條約，中美中英訂立新約，亦特闢一頁登錄。在此必須特別申說。英據新界已四十餘年，翁氏早為英之屬民。抑其時香港已被日本軍佔領一年餘。看翁氏記載云：「1914年12月8號，即唐民國三十年十月二十日，日軍打香港，至十一月初八日即西12月25號，英投降，並連新加坡一帶失手。」翁氏抗戰記事即止於此。而於一年後特增記一頁云：「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即英1943年1月11號，廢除特別法權不平等條約。中英、美另立新約。」^⑰其時日軍尚正盤踞香港，此一村里老儒，堅毅貞定，節操凜然。師道風範，真是令人欽敬。

三、世俗風教之承擔

儒生兼通岐黃，淑世救人，聲譽榮崇，充實資產，免受困乏。使立世憑藉，更加完固。翁仕朝原為村里師儒，坐館謀食，當可糊口，但不免長期窮窘。因是廣讀醫書，精擅醫術，應一方病患之需求，懸壺濟世，兼營藥局，號稱「長壽堂」^⑱。遂使聲名遍播新界地區，更成為一方搢紳。即為儒生，又負鄉望，地方活動與知識求教之繁多，不期然自成地方顧望中心，依儒生素志，亦須能領導一方風教。

(一)村里社羣關係及日常禮儀之維繫

儒生檢點修養，提示道德規範，維持社會秩序。多是由己身而及於家，由家而

^⑯ 大埔海下村翁氏藏書冊38。

^⑰ 同前註。

^⑱ 翁仕朝所收藏中國傳統醫書，印板書及手抄本達一百一十二種，各科俱全，成為翁氏藏書中一大特色。最見突出。詳目可參看：Alice N. H. Lun-Ng and Patrick Hase: "The Village and the Village Scholar" 1983, Hong Kong Studies Seminar Paper.

及於鄉，由鄉而及於國。翁仕朝家世禮教，先世前無憑藉，族親不足借資，全由己身開始。翁氏歷代族譜出自翁仕朝親手所修纂，成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。並分繕副本。然實簡略之甚。②

翁氏個人身家以「六桂堂」為號。其座館書塾亦名「六桂學堂」，兼營「長壽堂」藥肆。立身持家，此為根本。由一家擴充，本姓宗族，網絡分明。翁氏本為師儒，在九族關係，五服圖式，特別是喪禮婚禮名謂細節，研考十分純熟。留下同類書籍及手稿不下十數種。此類常識，原不載於經籍，未必視為著作，數十年來，早已失散遺忘，而翁氏搜羅最富，甚值參考。九族國系上自高、曾、祖、父，下至子、孫、玄、曾，左右從堂，一一齊全，此等常識並不稀珍，惟其禮義節度，大小名號，彼此稱謂，均加注釋，為儒經應用於民間之禮儀，往復繁縟，不厭詳記。頗耐考究。

儒學禮經，高文典冊，或則代遠境遷，不能施行，若上堂下堂，若跪座遯席。或則簡略粗疏，無從依循。惟鄉里儒生，為一方禮教顧問，必能知能行，不厭詳細，尤須具體。儒生承此天職，不免參酌古籍，融匯歷代禮書及當代國家政典，詳細編成各式實用禮書、帖式、圖式等等著作，以備民間通用參考。雖然民間的萬寶全書、百中經，略有所列載，然短數頁圖式，不過九族、五服、喪期，三父八母等項圖解，不够詳備，不足提供全面知識。

遍觀翁仕朝所搜藏備用之書，數量甚多，而內容詳盡細密。儒家五經三禮當然必有，姑無具論，其所收陳鳴盛所編家禮帖式集成最為詳備，為今見儒學禮儀深入民間最詳備有用之書。研究民間傳統禮制最值參考。此外則有李登賢著：應世便書（清道光八年著，同治六年刻本），以及家禮（鈔本）、帖式稱呼（鈔本）、喪禮帖式（二種均為鈔本）、帖式便用（鈔本）、帖式家禮（鈔本）、帖式對聯，未加題名之帖式書有六種之多。尤其翁氏自編一種，民國十年辛酉十一月九日手編，題增註與人應對稱呼鈔本一種。當可想見翁氏生平之用心，以及研考之純熟。③

茲舉翁氏抄緝禮儀圖式註釋，以見其當日用途。如喪服圖註釋：「斬衰，三年。用粗麻布為之，不縫下邊。齊期（即齊衰、期服），杖期五月，不杖期三月，用稍粗麻布為之，縫下邊）。大功，九月，用粗熟布為之。小功，五月，用稍粗熟

② 翁氏歷代族譜，見大埔海下村翁氏藏書，帶冊26上，分繕本，冊26下。

③ 大埔海下村翁氏藏書，冊23,24上、下，冊25等。

布爲之。総麻（總服），三月，用稍細熟布爲之。」^②再進而疏解云：「不緝曰斬衰，緝之曰齊衰。」又云：「不緝者，不績也。斬者，暫也。衰者，耗也。齊者，績也。音咨。」「百日內曰泣血，百日外曰稽願。」^③凡此均簡明清楚，使人易曉易記，行之民間治喪成服，十分普遍。斯皆村里儒生就所學而輸入於人事行徑之功。

中國傳統禮俗，喪禮最爲講究，不同人物關係，各有不同表達形式名稱，至爲繁細，輯錄註釋，可成巨卷。婚禮則沿襲古代六禮，大致格局，多能保持。步步細節，皆有清楚名稱規矩。基本全部根源於禮記，略有變通。賓禮尤廣闊，而以宴饗最顯著，後世人事複雜，變化甚大，多已軼越古禮。異方殊俗，亦參雜其間，甚爲龐雜。鄉里儒生爲之綴輯以成民間禮書，遂爲行用最廣，而成爲不易之準繩。茲觀李登賢應世便書記其搜集經過可知：

「夫人應世之務繁矣。弔賀問餽，其間往來酬酢，在在皆有儀節，即在在皆有筆墨之需。是故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。其不能苟且以將之也明矣。然而憑虛而造者，不如成法之可循也。臨事而執筆構思，不如開卷而挹注之爲便也。余不敏，於應世筆墨之間，正悉心摩揣，遇有所得，即錄而存之。維時既久，積壓成帙。即欲以備一家之採擇。非敢謂純粹無疵可以出而問世也。」^④

觀於此書知村里儒生平時用心，將生平知見之種種儀節禮數，加以裒輯成書，於儒家禮教輸入世俗，實有貢獻。正如李登賢所言：「余思世之名公鉅卿，博習典故，吐屬風雅，誠無所用於此書之考訂。至若典禮未極其精，文詞未極其擅，當執筆時，得此書而工覽之。亦未必無所補也。」^⑤

(二) 應用文牘與應世規範之傳習

民間人事往還，彼此關係交織，其間禮俗，自然維繫。地方鄉里儒生，隱然負教導傳習糾謬訂誤之責。所謂合禮、違禮之區別，往往得塾師一言而定，非笑他人失禮，憑何而斷？則一依國家之禮制，古來之禮經。師儒熟習，自爲一方評判權威。民間所需要，全不在於義理之精要，實爲日日必需之應用，碩學宏儒無所用之。惟塾師最爲現成方便，自然而然成地方顧問。

② 大埔海下村翁氏藏書，冊23。

③ 同前註。同書另註：「丁憂，丁者當也，憂者傷父母之死也。正寢者，即男人將終，臥於正廳東首，以等絕氣也。內寢者，即女人仍居於內室絕氣，不必遷移也。」等等喪禮簡單註解，不一而足，了解甚易。

④ 大埔海下村翁氏藏書，冊23。

⑤ 同前註。

農業社會，人民活動作息最需要依據曆書，是今日所謂之「通勝」，殆為每家每戶所必備。一年十二月，二十四節氣，各名稱不識字者亦必熟記。但係出於儒經之月令。村里塾師更需早備案頭，隨時查對，不可缺少。翁仕朝所存自民國二年以迄民國三十三年去世之年（1944），每年皆有備存。^②通勝之所以重要，民間活動尤其農民耕作隨時作為依據。趨吉避兇，隨時須加參考。因是又名「諺吉通書」。通勝之名，係民間諱「書（輸）」字而改。其本身出於明清政府欽天監推算頒行。是謂「通行時憲書」之簡化而來。民國以來亦出於政府所製，故簡稱「憲書」或「通書」。一般省分地區單純時憲書，並不附印其他項目，而廣東地方偏遠，則予「通書」有其重大增益。凡「通勝」均附印百中經，是即民間一切活動需要參考之知識，俱入百中經。舉凡：官制、服式、命理、雜占、驗方、禮儀、帖式、嫁娶、喪葬、風水、輿地，以至當代車船價目表，郵政電報價目表，詳閱章程，萬國國旗，無不備載。因是家家必須購備，惟塾師師儒為其解釋之顧問。^③

廣東省流行百中經，北方各省，則有萬寶全書，與通勝並不合印，翁氏亦有收藏。內容更為繁雜，不厭怪力亂神。實為中國民間風俗禮教大成，一般家庭必備，以為生活行為依據，為最活躍的社會文化通俗經典。^④

村塾師儒，受人顧問最繁多的應用文，則為書信之撰寫及指導。凡做塾師，必先精熟寫信。總觀翁仕朝所收各類尺牘書籍有十六種之多。其中名家作品只有一種：為吳曾祺所編，宣統元年商務出版的國朝名人書札。其餘全為應用信札範本。專為商業用者一種。翁氏重在實用，所收絕少名流書版。此其收藏中最大特色。^⑤

② 大埔海下村翁氏藏書，冊40-50。

③ 同前註。同書冊34，有百中經專書。題名：新參後續百中經，黃宗聖著，佛山序香閣梓行。今日香港所出版之通勝，以歷書為基礎，必附印日用參考資料。號稱「包羅萬有」。

④ 翁仕朝所收藏者，題名增補萬寶全書，此係廣泛流通民間之書，作者藉藉無名，輾轉抄襲，務增富其內容，便民間之參考。為最下級之百科全書。（決不下流）當代學者不屑一顧，但值治社會史者參考。本文不及細論。

⑤ 翁仕朝收藏之書信範本，試開列以備參考：

1.國朝名人書札，二卷，侯官吳曾祺編，商務印書館印，宣統元年初版2年五版。

2.經音尺牘，幼學信札，四卷，光緒7年，粵東省城刊。

3.幼學信札，二卷，禪山文光樓機器板。（按：禪山者，即佛山鎮之雅號也。）

4.寫信必讀，麟閣機器印刷。

5.增註寫信必讀，蘇州唐芸洲（再豐）編，光緒32年，上海商務印書館印。

6.增廣寫信必讀，民國四年，上海錦章書局印。又一冊，全同，廣益書局本。

7.指南尺牘，四卷，附經驗各方。

8.圖註尺牘初步，二冊，紹興葛羽存著，民國7年，上海會文堂書局初版，民國9年九版。

9.共和新尺牘，四冊，民國2年，上海初版。

10.中華普通尺牘，二冊。

11.男女通用普通尺牘，二冊，安吳胡寄塵編，民國10年，上海廣益書局印。

12.學生通用尺牘，四卷，侯官林萬里編，宣統3年初版，民國10年十六版，上海會文堂書局印。

13.普通學生尺牘，上海正氣書社印。

14.無師自通維新尺牘四卷，元和唐芸洲（名再豐）著，石印本。

15.改良增廣寫信必讀，二卷，廣州市十八甫，東雅公司印。

16.新撰商業尺牘，二冊，杭縣徐珂編，宣統3年初版，民國18年二十三版。

民間文牘書啟之類，不限於寫信。此外尚有祝壽、入學、封典、旌表、車駕、迎送、鋪肆擇卜、招墟賽會、酬神打醮等等民間常有之活動，在在須藉帖書公啟以表達。人事稱呼，區別瑣細，規矩分明，不可紊亂。翁仕朝收集繕錄不厭其詳，極具參考價值。此外，新界上水廖氏，為一方世家大族，講究門風家教，維繫門第。故於其廖氏族譜，詳細附載各項人事禮節稱謂，以教族人子弟，熟習應用，深具意義。^⑫

民間人事往還，關係至繁，儒生塾師備顧問求教，往往聖經賢傳全然無法具體參考。因是民間禮書，應實際需要乃為下層知書儒生搜考綴輯而成，不免輾轉抄襲，難為一家之言。至應用文牘帖式雖多。有兩項地方要事與村里儒生無關。其一，是民間詞訟，另有訟師狀師代勞，儒生不願過問。其二，土地房產買賣契約，另有專門經紀從事，儒生亦無須過問。此兩者俱關連法律利權，為是非爭執所集，師儒自愛，多不願為。此亦明顯區別儒生本分所在，實有一定界域。

(二)導人從善祛除罪眚

勸善歸過，維持一方純樸風俗，本為儒者天職。而村里塾師教導子弟，凡具經傳知識，無論如何年少，均負一方教化風俗之使命。故村塾所在，即為一方儒學中樞，道德推動據點。生徒四出，俱能擔當傳播教化工作。

儒生誘人從善，以循禮為要，教孝為先，孝經為基本教材，翁氏即有禮經多種，以及孝經旁訓一書，其他如弟子規，弟子訓，朱子治家格言，皆初學必讀，皆以教孝為宗旨。翁氏雖無其書，而另有幼學故事瓊林及孔子家語，古聖典記等等，足備應用。

孝道之外，立身、為學、做人、行事，亦時加勸誘近善祛惡。對人對事，為公為私，得用一個善字概括。民間信仰龐雜，非儒經所可範疇，一般勸善之書，難以因果報應，最能動人意念，警惕當世，達諷喻效果。翁氏所藏有明心寶鑑、惠陽福報、勸人莫食洋煙、戒人莫賭博等四種，俱為勸善除惡之書。^⑬

在此必須特別指出，翁氏勸善歸過，教導鄉人，雖已多少軼越儒術立場，延伸至報應循環之說。實則與大部分儒生比較，則是保持純儒風格最多者。十九世紀大部分儒士出身官員，常不離太上感應篇及文昌帝君陰陽文等著名之因果報應書。而在翁氏竟無收存。其中關鍵當與其未嘗入仕有關。

^⑫ 上水廖氏世系譜，傳抄本。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香港資料中心影印本。

^⑬ 大埔海下村翁氏藏書，冊 34，明心寶鑑，冊 35，惠陽福報，冊 28，勸人莫食洋煙，戒人莫賭博。

翁仕朝以村里師儒身分，導人行善，躬自履踐，未嘗後人。實際活動，翁氏常居領導推動地位。其所遺下：光緒二十年以至三十年，以及宣統二年善恩總部（簿），證明其籌募善款多次。同勝會收支簿及神人共樂捐冊，均為中華民國十一年所記。此三種文獻，正可反映翁氏在地方上推動善行之頻。^④

勸善之書，雜佛道說教，亦代佛道立言，但並不屬於佛經道書。實乃廣泛流行之民間宗教。中國民間泛神祇宗教最盛，包容綜合，無所不有。天上人間，相距不遠，人神之間近在周遭。人可成神，神可成人，亦如民間世情。勸善之書，出於此種信仰環境，流通極多，然方域特色甚大，雖有全國普遍之書如太上感應篇者。此類泛神善書翁氏搜存不多。僅有關帝明聖經，光緒十七年香山張振南序，廣州富文齊刻本。宣化妙經（即觀音菩薩經）光緒二十四年，同誠信刻本。及大聖末劫經，抄本數種。所奇妙者，翁氏收藏中竟有基督教最早期所散發的傳教小冊：長遠兩友相論。共十一回，羊城小書會板。^⑤

大凡民間勸善之書，多以木魚書形式，通俗說唱故事出現。以其價值極廉，便於流傳。惟其價廉易於流傳，而民間非善之書亦借此形式流通。誨淫誨盜，揭人陰私，攻訐敵對，以至反洋反教，多出此類便用小冊。不一而足。是以地方木魚書出產甚盛，而流品極雜。^⑥

四、民間廣泛需求之因應

(一) 術數之周攬

凡為儒生天職本分，在周知天下事物，所謂一事不知儒者之恥。此風清代尤盛。求知若渴，本為學術增長原動力。自顧炎武、錢大昕名儒提倡，清代儒者多是學識淵博，聞見彌廣。直迄近代以章太炎陳漢章為殿後。流風所及，人人競求博通，普及廣遠，雖村塾儒師不厭多知。與民國以來提倡分科分工，專職專業，獨擅一長一技者不同。

自秦漢術士竊篡儒名，陰陽災異，符應祥瑞之說即已混蹟儒學之中。再加上佛教之因果報應，今生來世禍福，歷代蕃衍，愈趨繁富。明清兩代流行最廣，深入民

④ 同前書，冊55，善恩總部（簿），冊59，同勝會，神人共樂捐冊。

⑤ 同前書，冊33，關帝明聖經，冊34，宣化妙經，大聖末劫經，長遠兩友相論。

⑥ 有關說唱小書揭人陰私者。筆者有一真實經驗。我在家鄉河南周口讀小學時，與同學賈克明君在地攤講到薄薄小冊，題名：殺妻訛鄰賈君事先知道，告以故事所指係另一同學丁寶善之父。彼殺其髮妻移禍鄰人，訛許金錢，營商致富。後妻乃生丁寶善君。寶善與余住同一街。平日相親。可惜他讀完中學即病死，其父哀悼之至。

間，形形色色，不一而足。專業者假託儒生，儒生亦必兼知其經緯。然其存在生機，實因廣大民眾需要而有。翁仕朝一鄉中知書儒士，應民間需求，不能不有所考究。^⑦

儒家經典，幼年必讀周易，卜筮自然兼通。後世用於占卜，擴大經傳疏解，卦辭爻辭。演成各種占卜之書。當以所見增刪卜易行用最廣。而翁氏擁有一種，名曰增補天機斷易大全三卷。光緒三年刻本。同時翁氏另有萬載流芳燒餅歌詩一種，羅浮道人梅花靈卦一種，亦為占驗未來參考。據此當知翁氏有相當研究工夫，以應鄰右親友占卜之要求。^⑧

大體而言，中國民間最普通廣泛流行術數之學，為推算人生之命理流年，此事有專門職業業者，遍布都邑村里。歷來編刊著作甚多，而以淵海子評為最著名。翁仕朝收藏此類著作四種：分為新輯算命不求人，命理四字金二卷，又四字金二卷，兩書內容全同，版本年代不同。董良峰著：董公選秘訣要覽，以及天官七政四餘命課共四種。就翁氏所留記載顯示，他一生十分重視，不但平日廣參命理之學，翁氏一家需求之類，依信之殷，俱有明證。向時富厚之家，書香門第，家人命造，須請名家推算，開出命理大紅摺帖，備一生依據。往往擇定吉期，車馬帷帳，迎來高士；美酒豐饌，以待上賓。名家評批八字流年，以大段工典文詞序說命理。再排舖四柱，自幼少以至老耄，逐年歷述吉凶起伏，十分清楚，亦相當煩瑣。翁仕朝一家大小，每人均留有命造流年參理摺帖。翁仕朝個人於乙巳（光緒三十一年），癸亥（民國十二年）分別評立命摺兩次。乙巳年請汀州余德興，永興余德彰二人合推。癸亥年請福建李少顏，賴于飛合推。足以顯見隆重之情。其子女媳孫亦均各立命書，留存至今。^⑨

命理之外又有相理之學。翁仕朝亦頗為重視，其所收存者有三種之多，俱為正宗看相之書，分為神相麻衣集三卷，新增水鏡相全編四卷（竟題姚江黃宗羲序），相全身秘訣翁氏手抄本。^⑩

在諸項術數之中，翁仕朝搜羅最富，致力最勤，用功最深的一項則為堪輿之

^⑦ 就今日科學昌明時代而論，術數仍能佔有流行強勢，應中國社會需要而存在。即當今有名學者如哲學家勞思光研究推背圖，國學家何文匯研究紫微斗數，文學家談錫永研究星象、占驗，史學家宋韶光研究風水、望氣。俱有一定理據體系。昔時儒者兼具各種術數知識，殆人人為之，實為極平常普通之事。

^⑧ 大埔海下村翁氏藏書，冊29、33。

^⑨ 同前書，冊26下，冊27，分載翁氏家人命造流年批書。

^⑩ 同前書，冊29、冊30，收存相書。

學。翁氏曾受名家鍾龍山傳授，其本身應達於專精地步，當無可疑。其一，翁氏生平搜集堪輿之書達十五種之多。^{④1}其二，翁氏親自履堪定位自家住宅基地，留存記錄甚多。其中只有一次係請堪輿師定位，其餘皆自定自記，並每每署名存記。輿地專有名詞，運用純熟，無遜於地師知能。^{④2}

縱觀翁氏生平術數知識，可謂涉閱甚廣，持信甚摯，踐履甚勤，運用甚熟。在今日學者當視之為左道旁門，名家不屑一顧。但在昔時民間廣泛流行，通儒不為，村里小儒則必須兼通。若果毫無涉獵，不求解悟。既使鄰右失望，又為同類儒師訕笑，以為學識淺隘。

(二)鄉邦執事

村里儒士雖久居陋巷，生平步履不出三五煙村，而即此鄉邦羣黎依信仰望，已崇若嵩嶽，戴為一方文宗，奉為當代聖賢，何事不叩求解惑？其修積學養之龐雜，比今日大學教授為難多矣。

清光緒某年，大埔地方太和墟市七約鄉民，為重修文武廟須發動捐貲，醵金籌募。應先廣布啟事，發起募捐。此為一鄉大事，草撰啟引，即須請翁仕朝捉刀。原稿全文今尚留存，文筆水準不高，然足代表村儒塾師一般文章風格，世所稀見，應可珍視，茲徵錄於後，以資觀覽：

「念自民義是務，時重敬神。體物不遺，道隆承祭，神之為德洵甚盛也。^{④3}況

^{④1} 據前書冊30-35所見，翁仕朝所搜集堪輿之書如後：

1. 地理辨正疏，五卷，首末各一卷，華亭蔣平階著，民國8年，上海錦章書局印。
2. 繪圖地理五訣，八卷，磁州趙九峰著，上海會文堂印。
3. 地理總訣變論，厚福堂鈔本，己卯（民國26年）正月初6日，鍾龍山傳授，厚福堂受立。（厚福堂為翁家堂號）
4. 地理真傳，抄本。
5. 點地總口訣，抄本。
6. 新刻石函平沙玉尺經全書真機，正書六卷，元太師文正趙國公劉秉忠述，明太師文成誠意伯劉基解，賴從謙發揮。民國13年，上海錦章書局石印。
7. 新刻石函平砂玉尺經，後集三卷，元太師趙國公劉秉忠著，明太師文成誠意伯劉基解，賴從謙發揮，明，萬曆丙午仲夏刊。
8. 改良羅經解定，四卷，胡國楨著，上海錦章書局石印。
9. 新刻法師選擇紀，明，胡文煥校正刻本。
10. 校正選擇求真，六卷，民國9年，上海鴻文書局印。
11. 新刻地理五經四書解義郭樸葬經，草堂先生吳文正公徵刪定，金華玄默生鄭溢註釋。明，萬曆丙午仲夏刊。
12. 定龍向消砂納水玄關密總論，孫展成選，木刻本。
13. 繪圖陽宅三要四卷，磁州趙廷棟著，民國3年上海會文堂石印。
14. 六十年輪流修整陰陽二宅吉凶方位，抄本。
15. 壬午年崇日堂左桐軒天星課，民國31年抄本。

^{④2} 同前書，冊26上、下。

^{④3} 同前書，冊60。

文武二帝。聽掌絲綸，至教垂於萬古。性成剛烈，浩氣塞乎兩間。卽在朝廷，猶且圖形而致敬。矧屬流傳，常昭日月。迄今神明感格，幾歷春秋。惟是地形淺狹，不無風雨之飄颻。而且年代久更，難免冰霜之剝蝕。茲已創立新墟，爰思擴充舊址。事當圖始，宜合眾力以綢繆。費既浩繁，總冀同人之踴躍。欲集千金之裘，斷非一狐之腋。用刊寸楮，佈告四方。善惡由人，不拘多寡，福緣有慶，各註姓名。俾得鳩工有賴，掠渡維勤。由是遐邇騰歡，雀躍獻頌。行見廟貌輝煌，文光射乎牛斗。威靈赫濯，精氣貫乎虹霓。化治海隅，固將合千秩而戴德。恩溥澤畔，非徒統七約而蒙庥矣。竊於捐助諸公有厚望焉。謹引。」

原稿中光緒年代空格畫圈未填，而文武廟則開明是「文昌帝君」與「關聖帝君」廟宇。引啟末段附列「首事」、「代理」兩項名義，下註「姓名」字樣。顯見是其原稿。除發起重建文武廟以外。又為塔門重修協天宮、天后宮簽題引啟，但未提是何年代。文章四六駢驪時見，讀之鏗鏘，自較前作典雅，但村夫子氣亦所難免。^④

鄉里公益，除建廟之外，築橋修路是一方大事，稍具資產之家，俱樂於助成。翁仕朝家人在鄉主持。翁氏父子前後發動籌捐修橋築路，留有帳略四種。其募捐對象竟遠達僑居英美鄉人。此事應為其子翁玉清、玉成等所舉倡。修築海下村至白沙澳一條村道，以及西貢海下村建橋一座。翁氏家人實總攬其成。^⑤

中國傳統民間墟市，招墟集商，往往與民間宗教糅合。神誕是重要集市日期，請神抬神是必須行動，村民交易，買賣物品，則是實在目的。此在博學鴻儒，仕宦

^④ 同前書冊3上，「重修塔門古廟協天宮、天后宮簽題小引」：

重修塔門古廟

協天宮

簽題小引

天后宮

蓬萊仙境，相傳海島之中。天姥神峰，端在煙濤之際。是以通都大邑，不乏神祠，海澨山籠，亦多福地。塔門古廟者一洲獨峙，兩祀齊光，創建乾隆，碑銘猶在，重修嘉慶，廟貌維新，窮孤嶼之縈廻，天疑別有，望層簷之壯麗，地異虛無。岸則猿崖石磴低環聳峙之宮，水則蟹舍漁燈光照長明之殿。乃遭海寇之災，棟樑崩折，復被洋人之毀，神像遷移。久經目擊心傷，欲構材以改造，無奈民貧土瘠，恨無米之難炊。以至長廊春雨，苔綠侵階，古殿秋風，塵紅繞閣。縱然神有所居，英靈宛在，幾等社之不屋，俎豆誰歆。今者本鴻舖戶，立愿重興，附近鄉村，同心樂助。所願仁人君子，捐貲成集腋之裘，大賈富商，發願助添河之水，倘得開舞月之襟，揮金施布，因而運成風之斧，鳩匠經營。庶幾輩飛鳥莘，依然紫電青霜，海晏河清，同被光天化日。惟茲廣大福田，告諸同志。勿以別方擅越，竟作旁觀。分東海之餘波，種今日無窮因果。壽南山之片石，看他年不朽芳名。是為引。

^⑤ 同前書，冊56，籌建橋樑募捐冊部附有「香港新界西貢海下村建橋捐題小引」。冊57，修築交通路進支數部。冊58，海下村修路緣部第一〇〇一號，紐約籌捐委員。第一〇〇二號，旅英捐冊委員。

門第，書香之家，均不屑參與，至多攤派錢文，偶湊熱鬧而已。村里塾師，亦多不過問，故傳世之作，最難一見。惟翁仕朝則頗具此道專門知識。其所抄輯請神點論書是通常民間請來諸般神祇，乃至本族列祖列宗之儀式文詞。光緒三十年所抄請神咒訣掌論，同年又有六桂堂翁法興遊行天下顯應十方，簡稱符書顯應。又收有光緒三十三年上海書局石印本：增補秘傳萬法歸宗五卷。此即民間宗教，諸般神祇請神送神專用之書。在百年來掃除迷信政令之下，早已絕跡於國境，此四者於深入民間信仰活動頗能提供真實知識。^⑯

墟市活動，應鄉民需要而生，中國國境，幾無地不有，形式不一，花樣繁多。姑無具論。大抵經常性晨市、午市、夜市，多不附神祇，而農業社會特別重大交易，糧食售賣，牲畜農具補添，俱藉此場合進行。或集會三五日，乃至半月一月。多必附於神誕，多必包括民間游藝娛樂，戲劇雜耍。而墟市交易最為繁盛，為維繫此項民間宗教活動之真正實力。此類民間販賣知識行為，儒生多無所知，正宗蒙學施教，只有四言雜誌一種，九歸算法一種。小販能識「油鹽醬醋，蒸酒燒黃」等字，便於記帳，可做掌櫃。翁氏於招墟知識，並不陌生，抑且頗為留心搜抄工商販賣知識。成書有：增補陶朱公致富全書四卷。新刻京板工師雕鏤正式魯班經匠家鏡二卷。平日收集抄輯編就之稿五種：招墟七言雜字、雜貨招墟魚名七字韻編、魚名七言歌、白菜馬齊歌，以及無題名，各類貨品事物雜抄一冊。尤其是碑版日常慣用的「斤成兩，兩成斤」速算口訣，翁氏亦不厭其俗的屢屢抄錄。亦當可見翁氏對於墟市知識之廣博豐富。^⑰

鄉里生活不外菽麥布帛，鄉里活動，不外婚喪吉慶，儒生居於其間，為維繫之顧問，責無旁貸。而民間宗教實涉怪力亂神。儒生多不理會。抱布握籌，為商販銅臭所集，儒生尤厭涉足。然翁仕朝均肯用心求知，相當熟習，實為難得。

五、結論

中國歷代博學鴻儒，以其道藝學術，德行風品，受世人尊崇，聲名貫百代，遺澤被萬民。後世多有學者傳其學問，立其傳紀，世無不知。名儒之外，入仕而為官吏，儒家用世，立功立德，致治太平。為宏揚儒學，亦可興學校，立教化，示典範，樹風聲。廣印羣籍，蔭庇寒士。雖未發明儒學義理，而躬履實踐，為人仰重，

⑯ 同前書，冊31, 33, 35。

⑰ 同前書，冊28, 32, 25。

後人效法，亦必立傳傳世。惟未能顯達，復無著作傳世，雖抱道守器，砥礪志行，謹守名教，未嘗逾越。而在儒生之中居極大多數，終必默默無聞，與草木同朽，良可慨嘆。

中國自西漢設經學博士以來，以迄近代中華民國學制訂立以前，二千年來，知書之人實據同一類教材取得基礎知識，是即儒家四書五經，即旁通百家，轉學佛道，亦必原習儒家經典。因是中國之人，心性近而思慮通，文字同而言詞熟。國人先有全民共通語言詞彙。以儒經為根基，擴展至於文學詩詞。人人之間仍能曉其彈射，喻其暗示，典故雖僻，仍可索解。再擴展至於詞曲，戲劇，俳歌，說唱，笑談，戲謔。無論如何迂曲周折，雖白丁文盲亦必理解。此蓋同一教材之功效。而輸送此教材予童蒙，代名儒大師疏解經注講義予學子，轉述前賢史跡掌故予鄉民者，向來均必為村儒塾師擔當，彼自始至終視為天職所授，時時克兢盡責，無所推委。

村里儒生抱道守器，堅執經義，謹守禮儀形式規矩，決不輕易未減改變。雖世勢轉變，亦甚難遷就他人。因是不免執迂。至其日常生活依循聖賢行徑，自是端方正直，無處不依經說。卻不免強抑本性，近似作偽。「迂」、與「偽」本來即為一切儒生特色（劉師培早有此見）。至鄉里村儒則更加甚。但是若果不迂不偽，實更成為偷苟油滑之徒，中華民國以來，朝野充斥此類流品。隨風搖擺，決不執迂，男盜女娼，毫無飾偽。中國文化勢將蕩然覆亡。

世人向以三家村村夫子之孤陋寡聞，抱殘守缺，而輕藐之，無人究心於其行徑。殊不知彼等雖仕途無緣，似已百無一用，但多數拘謹自愛，樂天知命，安分守己。雖不得志，多能獨善其身，以淑世任事為懷，以承擔民間風教為己任。實鄉曲之導師，地方之柱石，一方文家重鎮。其影響之普遍深遠，並不下於大聖大賢。

今日眾所關心之事，儒學是否已亡，是重大問題。當不可強說，亦不易答覆。但儒學之衰敝則是顯著事實。儒學衰，不在於聖人不出，碩學鴻儒之稀見，而在於村里師儒早已絕跡於天壤之間。村夫子絕跡，乃真正儒學命盡運絕之時。今人或謂儒學未亡者，不免出於學者誇誇之虛聲而已。顧所謂儒學之亡，非斷然斬絕之謂，其要害實在於社會人生，大小人羣，不需遵從其禮，不需參考其說，不需仰重其人。往時天下，知書之士，無不自命為儒。而今即在口倡儒說心摹手追之學者，亦不自承為儒。何況反孔排儒思潮風浪，此起彼落。儒學消亡之事實，豈不令人怵目驚心？何時亡？當亡於對日抗戰結束之後。慢慢消竭至於今日。當世碩果尚有不少，但亦老既耄矣。塾師俱死盡，識字靠誰人？翁仕朝世守不逾，亦知觀變應變。

天壤間留存此批不甚珍貴而並不尋常之資料，使人借而窺見往昔千百萬村里儒生行徑，亦足備中國文化淪喪之史，作一分參證。

附記：吳倫霓霞博士搜求研考香港地方資料多年，曾將西貢老儒翁仕朝生平資料影印，收入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香港資料中心庋藏。並曾就此資料撰寫研究論文。丁卯十月初四日（1987.11.24）翁氏後嗣將此批資料原件全部捐獻給沙田中央圖書館保存。供學者研究。當日由中文大學何文匯博士主持交接典禮，爾敏被邀，夫婦同來參觀。約略流覽，深羨其保存之完好，引致研究動機。乃與吳博士互相商共同研究。發凡起例，宗旨章目，內容細節，均經兩人商討酌定。次年戊辰仲夏草就初稿，不甚周備，繼續修改，至今完成，仍作未定草稿，或能更加改進也。特略敍經緯，備異日查考。

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二十日二稿成。